

论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

李 林 昆 著

1303
46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

李 林 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論历史唯物主義
不能从馬克思主义哲學中分化出来**

李 林 昆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紹興路6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1 3/4 字数32,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統一书号：2074·224 定价：(八)0.16元

封面設計：徐学成

目 录

一	“分化論”立足于对哲学的錯誤理解.....	2
二	什么是哲学以及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	15
三	怎样理解“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的終結.....	30
四	“分化論”是修正主义的理論.....	39
五	結束語.....	49



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組成部分，这原是經典作家早就講清楚了的問題，可是近年来有些人产生了怀疑，甚至打着保卫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来加以否認。這個問題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对象問題，但實質上是捍卫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損害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問題。

否認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組成部分，主張把它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所謂孤立的“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章，散見于若干报纸杂志，但意見最集中、最系統，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刘丹岩、高清海著的小册子：“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为了叙述的簡便，我把他們这种主張叫做“分化論”。我是反对这种“分化論”的。由于刘丹岩、高清海二人的主張叙述得最集中最系統，所以我的小册子，主要是針對他們的那本小册子；但是也不限于那本小册子，同时提到其他个别人的論点（如 1957 年 5 月 26 日光明日报所載丁克全的文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否包括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



一 “分化論”立足于对哲学的錯誤理解

“分化論”者所持的理由是很多的，其叙述范围从古到今，从哲学到各門科学，从理論根据到引証經典著作。但依我看來，他們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他們立論的出发点，在于对“什么是哲学”这个問題的理解。在这个問題上，他們和我們是有分歧的。因为对这个問題的理解不同，于是他們說历史唯物主义放不到哲学里面去，我們則說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下面先来分析他們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下将要造成的困难和錯誤，然后再来談我的看法。

什么是“分化論”者所理解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刘丹岩、高青海的小册子里有許多定义：哲学“是在科学中属于最概括的、研究范围最广泛的知識部門，是反映一切运动形式的基本实质和共同規律的科学，是其他各門科学的总结与概括，又是其他各門科学的一般方法論基础”（84頁）、“馬克思主义哲学和任何科学一样，它亦不过是研究世界的一个方面的科学，所不同的，只是这一个方面不是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性方面的規

律，而是世界的基本方面，即共性方面。”（78頁）……在121頁至122頁，又舉了五種定義，然後選擇了一個他們認為最確切的定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普遍發展規律的科學”（122頁）。

從這些定義中可以看出：他們所謂的哲學雖然包括了世界的本質（物質性）的問題，但是着重點是放在世界的共同規律、共性方面。在82—95頁，他們用一般和個別的原理，來論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哲學是一般，只有研究自然、社會、思維三者共同規律的辯證唯物主義，才是這樣的一般，才是哲學。他們的公式：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研究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普遍發展規律（即三個領域的共性）的科學。“分化論”便立足於對哲學的這種理解、這個公式的基礎之上。

基於對哲學的這種理解，他們提出了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看法：“因為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來說，它所研究的並不是物質的各種運動形式的普遍規律，而只是物質運動的高級形式——社會運動的規律性，因而把歷史唯物主義放在作為各門科學的總結的哲學的地位上，就是顯然不適當的。”（111頁）那麼，應當把歷史唯物主義放在什麼樣的地位上才是適當的呢？他們說：“歷史唯物主義在科學中的地位，應當只和例如指導各門具體生物科學發展的普通生物學一樣。”（同上頁）

很清楚，他們認為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三個領域的共性的科學，而僅僅一個領域是得不出共性來的。我們不能同意對於哲學的這種看法。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共同规律，这原是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讲的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到：“……辩证法便归结为研究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①，这个外部世界便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可是没有一个经典作家讲过哲学只限于研究这三者的共同规律。事实上也不能这样限制，因为如果把哲学的对象这样限制起来，就很难解决如下的困难：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認識論、辩证邏輯和范畴，不是以三者共同规律为对象的，是否可以不列入哲学之中？按照“分化論”者的观点，只能是：它們不是哲学組成部分。其实在刘丹岩、高青海的小册子里已经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們說：“根据我們的認識，就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科学來說，即使历史唯物主义分化出去了，也还不是哲学分化的最后的完成。……譬如認識論和范畴将来就必然会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独立的科学。”（108頁）“認識論将来可以发展成为独立的实证的科学，成为如列宁所說的，研究認識之起源与发展問題的科学。”（109頁）至于范畴，“在它充分发展了以后，也将会形成独立的科学部門，形成一門介乎認識論和邏輯学之間的科学。”（同上頁）但是他們声明：因为現在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主張認識論和范畴現在就分化出去，……即或有人不同意我們提出的認識論和范畴将要分化的主張，我們也不預备去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頁。

进行爭論。”(110 頁)

关于認識論，列宁曾經說過：“物質和意識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才有絕對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承認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的範圍內才有絕對的意义。超出这个範圍，物質和意識的对立無疑是相对的。”^①可見，哲学的基本問題，即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問題，正是認識論的基本問題，而且正是这个認識論，不被一切具体科学所研究，属于哲学的範圍。因之如果把認識論从哲学中分化出去，那么哲学的基本問題勢必要跟着从哲学中分化出去，那么哲学上的党派性問題就会无形被“取消”（事实上当然是任何人取消不了的），这难道不正是资产阶级高兴的事嗎？

也許刘丹岩、高清海会反駁：“我們在那本小冊子里本来也講到‘在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上和哲学相联，并被吸收到哲学中去’（110頁），你是曲解了我們的意思。”是的，那本小冊子里确有这一段話，可是，这並沒有摆脱困难。

这段話里說的“認識論的基本問題”就是指的物質第一性和意識第二性這個問題。本来這個問題就是認識論的靈魂，是唯物主义認識論和唯心主义認識論的根本區別所在。因为唯物主义的認識論是反映論，沒有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这个基本問題，認識論也就不成其为認識論了。所以，結果必然是这样：或者分化出去的認識論中沒有包括这个基本問題，于

^① “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8 頁。

是就談不上認識論的分化，因為那樣的東西根本就稱不上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或者，就必須把這個基本問題一同從哲學中分化出去而成為獨立的科學，于是就引向取消哲學的基本問題，取消哲學上黨派鬥爭的荒謬結果。二者必居其一，兩頭都包括這個基本問題的第三種可能性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那只是不必要地增設一門基本重複的科學，而且也算不了“分化”。更何況在他們心目中，這個基本問題本來就不是哲學的內容，只是僅僅和哲學“相聯”，而且僅僅是因而“被吸收”到哲學中去而已！

關於認識論，列寧還說過這樣一段話：“……由此就可以得出三個重要的認識論的結論：（一）物是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感覺而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的。……（二）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決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別。差別只存在於已經認識的東西和尚未認識的東西之間。……（三）在認識論上和在科學的其他一切領域中一樣，我們應該辯證地思考，也就是說，不要以為我們的認識是一成不變的，而要去分析怎樣從不知到知，怎樣從不完全的不確切的知識到比較完全比較確切的知識。”^① 這裡第一個結論正是肯定了物質第一性原理，第二個結論正是肯定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可知性原理，第三個結論正是認識的辯證法，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容。如果馬克思主義哲學把這些認識論的問題分化出去了，那麼，又怎能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呢？“分

^① “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99頁。

化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即使姑且同意他們的主張，那麼試問分化了這些問題，還成什麼辯證唯物主義呢？

大家也都知道，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主要是論證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偉大哲學著作，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也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偉大哲學著作。如果認識論被“分化”而成為“實證的科學”，那麼這兩本偉大的哲學著作（還有經典作家其他有關認識論的哲學著作）都只好被貶低為實證科學的著作了，但誰能同意這種荒謬的看法呢！

關於辯證邏輯，列寧在“哲學筆記”里，曾經提出過有名的思想：“邏輯不是關於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東西’的發展規律的學說，即關於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及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①這段話的豐富的內容，可以專門研究，但是在“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這個論斷中，顯然含有一個思想：把辯證邏輯看作對世界認識的發展之最高概括。所以我認為它應該是哲學的組成部分。

至於範疇（這裡指的是哲學範疇），是反映世界的最一般的特徵、規律性的概念，是認識的某種總結，是人們反映外間世界的知識發展階段，如同列寧說的：“範疇是區分過程中的

① “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9—90頁。

一些小阶段,即認識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网的网上紐結。”^①因此它是必須掌握的認識工具,离开了它就无从認識世界,也无从构成哲学体系自身。例如,如果我們沒有物質、运动、時間、空間这些哲学范畴,作为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网的网上紐結”,我們怎么能够認清世界的本質(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并建立唯物主义这門科学的体系呢?如果沒有質、量、矛盾、飞跃、对立的統一、对立的斗争、肯定、否定等哲学范畴,作为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网的网上紐結”,我們又怎么能够認清世界辯証运动的本質和規律性,并建立辯証法这門科学的体系呢?所以,把范畴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这是事实上无法办到的。

当然,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事先作的,关于不打算在認識論和范畴可否分化的問題上进行爭論的声明。我們在这里只是想指出:把哲学的对象限制在三者(自然、社会、思维)共同規律的圈子里,并且把它在邏輯上貫徹到底,就不能不否認認識論、辯証邏輯和范畴之为哲学的内容,而导致不堪收拾的錯誤。

但以上只是“分化論”者理解哲学对象所必然产生的困难之一。

(二)既然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并不是物質的各种运动形式的普遍規律,而只是物質运动的高級形式——社会运动的規律性”,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作为各門科学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頁。

的总结的哲学的地位上,就是显然不适当的”(111頁),那末,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們也应该把自然辯証法排除在哲学之外。因为自然辯証法,按照現今的研究情况,并不包括人类社会的规律的研究,也就是說,它所研究的也“并不是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的普遍规律”。

关于自然,刘丹岩、高清海曾說:“对于自然,有时把它当作与人类社会相对立的部分作狭义的了解,有时又把它看作包含了社会在内的与宇宙等同的概念”(112頁),并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比作三个圆,但“这三者就只能是相互重叠的三个圆,而不是并排的三个圆。所以是这样,因为自然、社会 and 思维这三者就不是純粹并列的关系,而是在自然中包括着社会,社会中包括着思维。”(113至114頁)这里,且不說由社会对自然的能动的改造作用所决定的社会和自然的对立統一关系被忽略;即使姑且承認这种重叠关系,我們仍然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实际现实情况:自然辯証法并没有把社会历史的规律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辯証法的研究目的,即就刘丹岩、高清海自己所說,也只是“一方面概括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最新成就,从而丰富唯物辯証法哲学,另一方面也是要使辯証法的基本思想真正彻底的并具体的貫徹到自然科学中去,以推动自然科学更迅速的发展”(115頁),也并没有包括人类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显然,根据刘丹岩、高清海的哲学定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列为哲学的那种理由,根据自然辯証法并未把社会历史的规律列入研究对象的情况,在邏輯上也就无法承認自然辯証法是哲学。

因此，一方面刘丹岩、高清海虽然承認“自然科学中是包含有許多哲学問題的”(115至116頁)，另一方面又彈出了“分化論”的調子：“并且，我們还可以作这样的断言，这种研究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然会日益发展，甚至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116頁)實質上是說也将要“分化”。

如果我們这样把他們的思想推敲一下，不难发现：尽管口头上承認，但在实际上、在邏輯的一貫性上他們是不承認自然科学中有哲学問題的。显然，不难想象，这种思想在实际上会碰到多大的困难。

我們大家都承認，自然科学本身不是哲学，但是自然科学中却有哲学問題，自然辯証法就是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問題的**科学**；这种情况和下述情况是相当的：社会历史科学本身不是哲学，但**社会科学**、历史学中却有哲学問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研究社会历史中的哲学問題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論述）。自然辯証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哲学的組成部分。

关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斗争情况，不妨稍为举例說明一下。

大家知道，列宁十分強調自然科学家应当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而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应当認真研究和总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問題，这是馬克思主义和资产階級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爭夺地盘的严重斗争。列宁自己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就是粉碎了物理学中当时存在的唯心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哲学；而从自然科学中研究和总结出哲学問題来的光輝典范。

列宁指出：“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部門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沒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辯証唯物主义而滾入了反动的哲学。”^①可見自然科学中是有哲学的，有反动的哲学。列宁又說：“現代物理学正在……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識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現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辯証唯物主义。”^②可見自然科学中还有唯一正确的哲学，能够“生产”出辯証唯物主义来。

这些都是自然辯証法研究的問題。但是如果按照“分化論”的思想，如前面分析的，就不能承認这些是哲学，就只好在这一領域中放弃唯物主义的陣地，讓資产階級去随意散布他們那唯心主义、信仰主义的毒素。

（三）我們还要特別注意，“分化論”者的观点，如果貫徹于我們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階級斗争生活中，那末，其必然的一貫的邏輯結論，就是不能承認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階級斗争生活中会有哲学問題。虽然在“分化論”者的言論中沒有直接公然否定政治生活、階級斗争生活中有哲学，但是，根据刘丹岩、高清海的哲学定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列入哲学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維三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37年版，第329—330頁。

② 同上書，第330頁。

者共同規律的科學的那種理由，同樣可以說，在政治生活和階級鬥爭生活中，由於其範圍只是涉及社會和思想的領域，不包括自然界的研究，就不會有三個領域的共同規律問題（因為按劉丹岩、高青海的理解，三個領域的共同規律的問題必須同時從三個領域中才能概括出來），因此也就不會有哲學了。或者，也可以用劉丹岩、高青海引為論據的一般和個別的原理來說，社會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生活，比起他們所理解那種“一般”來說，只能是“個別”，因之也就只可能有社會學問題，或其他具體的社會科學問題，而不可能有哲學問題。其實，歷史唯物主義正好就是關於社會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分化論”者既然否認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那末，否認實際社會生活中有哲學的邏輯結論之不可避免，也就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可是事實是，在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生活中，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的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和國內外的反動派的鬥爭中，在和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充滿着哲學問題，並且要在這種實踐和鬥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家知道，黨和毛澤東同志多次指出過這點。大家也知道，我國革命的歷史，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和1959年繼續躍進的歷史，生動地証明了這點。我們每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要認真研究和總結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在實踐鬥爭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同時，現在我國已經開始了一個億萬群眾學習哲學、研究哲學的大好局面，這就一定會推動哲學在我国的蓬勃發

展。人民的中國要成為哲學的中國。在這種形勢下，“分化論”者的觀點，那種無法避免的否認實際社會生活中有哲學的結論，會顯得多么荒唐，多么和時代格格不入。如果我國的哲學工作者接受“分化論”者的這種觀點，因而認為在實際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生活中沒有哲學，也就大可不必在這方面去進行徒勞無功的哲學研究工作；如果我國的廣大勞動群眾接受“分化論”者的這種觀點，因而認為在實際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生活中沒有哲學，也就會把哲學看成和他們離得很遠的東西，就會大大損害廣大群眾學習哲學、研究哲學、發展哲學的革命熱情。

因此儘管“分化論”者沒有直接否認實際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生活中有哲學問題，但是按照邏輯的一貫性，貫徹“分化論”觀點於社會生活，將要造成的困難和危害，不亦由此可見嗎？

綜上所說，“分化論”者的出發點——對於什麼是哲學的理解，只能在抽象議論中存在，一接觸實際，就無法貫徹到底。如果貫徹他們的觀點，或者導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取消（如排斥認識論、辯證邏輯和範疇為哲學組成部分）；或者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放棄唯物主義的障地而讓資產階級的腐爛透頂的唯心主義去占領這個障地；并使哲學成為脫離政治、脫離現實生活的空洞教條。

一個有趣的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象：他們既想在邏輯上貫徹這個思想，又排斥了這個思想。既說認識論和範疇要分化，又說認識論和哲學“相聯”，並不打算在這個問題上爭